

比天空更加宽阔的

——读长篇小说《远去的白马》

■徐贵祥



深 阅 读

在阅读中把握深刻内涵

朱秀海新作《远去的白马》(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),打开就放不下了,连读数日。为了方便表达,先把作品的故事脉络简要地梳理一下:抗战后期某日,胶东两名乡村女子分别接到通知,今晚各有一名八路军干部和她们成亲。风雪之夜,村长赵秀英等来了自己心仪的白马英雄刘抗敌。次日凌晨,日军偷袭,赵秀英催促刘抗敌离开,自己和另一位新娘赵大秀用土炮掩护。策马归队的刘抗敌回眸一瞥,看见昨夜的洞房烈焰腾空,误认为赵秀英牺牲。不久后,赵秀英在挺进东北的征途中,率领赵大秀等支前民工,于混乱中被挤上渡船,来到东北。此后,真相浮出水面,原来在那个风雪之夜,进入赵秀英洞房的刘抗敌,是组织上介绍给赵大秀的,在东北战场,赵大秀同刘抗敌正式结婚。而介绍给赵秀英的另一个英雄刘德文,则是因为上级临时调遣而误了婚期,并在此后被误认为牺牲。长达3年的时间,赵秀英始终以支前民工队长的身份伴随一支部队,多次参与该部的战斗,以胶东抗战时期积累的经验,为该部筹集供给、抢救伤员、发动群众,甚至直接参战。

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,也是一个女人同一支部队的故事,进而也可以说是一个女人同一场战争、一个时代、一个民族的故事。赵秀英直来直去、敢爱敢恨、敢作敢为。她不仅因为刘抗敌人错洞房而失去了婚姻,还因为她一再坚持要落实区长交给她的任务而错过了在编的机会;不仅因为顾及赵大秀而为事实上的丈夫刘抗敌保守秘密,还要为名义上的丈夫刘德文的母亲养老送终;不仅因为珍重而冷淡了欧阳政委的爱情,还因为要为“烈士”母亲尽孝而放弃了当县长的机会……在小说的最后部分,当读到赵秀英挑着一对箩筐,一头坐着自己的幼子、一头坐着那个同自己八字子打不着,却对自己百般依赖的“婆婆”,跋山涉水开展乡村土改的时候,我的脑子里不禁响起了雨果的声音:“比海洋更加宽阔的是天空,比天空更加宽阔的是人的胸怀。”

赵秀英的故事是由一系列错位编织的,到底是谁首先张开了错位之手,是天气?是刘抗敌还是刘德文?是赵大秀还是赵秀英自己……似乎每一个人都能扯进来,但是转念一想,这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无辜的,他们同样是错位棋盘上的一粒棋子。在战争的滚滚洪流中,个人遭遇没有对错,只有命运。或许也可以这样认为,是那匹被称为“飘雪二郎”的白马,在风雪之夜故意制造了这个源头。作者正是抓住了这个错位的契机,一错再错,将错就错,通过小人物的一系列人生错位,构建了一个崭新的民间英雄形象,完成了对东北解放战争的宏大叙事。

作品开篇即写马。胶东地方干部

赵秀英在焦灼等待的新婚之夜,第一次见到它的情景是这样的:一抬头那匹高大健壮的白马已经进了院子,院门的栅栏一直都为她想象中的那匹白马开着——错位就这样不可逆转地发生了,因为她想象中的新郎正是传说中的“白马营长”。

在赵秀英跟随部队在东北征战的3年里,白马这个意象多次出现,时隐时现,忽远忽近,虚虚实实,成为贯穿作品的一条结构副线。最初是赵秀英在一场战斗后捡到了一匹奄奄一息的白马,在赵秀英的眼里,它就是刘抗敌的“飘雪二郎”,因此,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日子里,赵秀英有一口吃的,就要给老白马分一口,并时刻警惕温参谋长要杀掉老白马为部队充饥的企图。温参谋长调虎离山,派赵秀英出去征粮,可是他们却找不到白马了,直到赵秀英回来,它才自己一路小跑,回到了大姐的身边,又摇头又甩尾,还绕着大姐转圈子,像是在跳一种舞蹈。它或许就是“飘雪二郎”的战友,就像刘德文“牺牲”前委托战友姜大伟照顾他的老娘一样,这匹老白马似乎也是受到“飘雪二郎”的委托,替它来抚慰赵秀英的。

进一步读小说发现,真正的“飘雪二郎”后来出现了两次,一次是载着刘抗敌来到赵秀英的附近,隔着几里地,赵秀英已经感受到它的气息,从而也埋下了赵秀英曾经同刘抗敌、赵大秀秘密见面的伏笔。第二次是它被刘抗敌送给欧阳政委,载着欧阳来到赵秀英的身边,让人隐隐感受到刘抗敌副师长的良苦用心——既携带他本人的思念之情,也隐含他希望赵秀英重新获得爱情的希冀。赵秀英对欧阳政委异乎寻常地敬重甚至产生了隐秘的爱慕,似乎也是从白马开始的。欧阳政委牺牲之后,白马就成了赵秀英生死相依的战友。运输队老兵提出让白马拉大车的时候,赵秀英用鄙夷的眼光回答了他:“没有了它的主人,它就应该像那些弩马一样去拉大车吗?”终于有一天,明察秋毫的姜团长为了转移赵秀英的哀愁,趁其不备,将白马带走,换回了一门山炮。这一次,赵秀英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现实,但人们依然能够听到她的心声:“白马就在我心里,永远都不可能离去。”

白马几乎是作品的“神来之笔”,它在风雪之夜驮来一个决定性的误会之后,就很少露面了,然而在作品中它并没有真正远去,它隐没在云端,翱翔在战争的上空,奔驰在军人和赵秀英的心里,若即若离,藕断丝连。需要它的时候,它从天边奔来,聚集着作品人物和读者的目光。当故事重新回到主题之后,它又隐居二线或者三线。在作品中,赵秀英不是军人,却成了军人的灵魂,而它则是赵秀英的灵魂,当然也是作品结构的灵魂象征。

再说那些人。赵秀英本来不在北上编制序列,在渡海过程中又和自己的民工队失散,独自一人伴随一支部队。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啊!人员来自分区独立团、县大队、民工、俘虏……一言以蔽之,都不是主力部队的人,登岸

后要枪没枪,最初勉强编成一个营,也只能在次要方向上参加战斗,好在这支部队在保卫上级机关的时候发挥了很好的作用。在赵秀英拒绝返回胶东之后,表面很僵、其实一直对赵秀英心存依赖的部队参谋长,给赵秀英任命了3个职务:后勤队长、群工干事、包扎所长,3个职务都是临时代理的。但就是在这些岗位上,赵秀英开始发挥她在胶东组织群众、土改、瓦解敌军的才能。在安东外国,她研究了城内的情况,最先发现了残留的日军、伪警和实际控制城市的苏军之间的缝隙,纵横游说,软硬兼施,并单刀赴会,结果兵不血刃占领了安东城,并收获了大量物资。部队也因此补充了兵员和给养,整编为第37团。

《远去的白马》没有选择重大战役中最为光彩的一面,而是截取战争中很容易被忽略的附属行动,部队是“影子部队”“诱饵部队”,甚至是别人眼里的“败军之将”。这支部队不争气,摩天岭一战,第37团本来有机会证明自己,但是由于指挥力量薄弱、战术技术生疏、兵员思想混乱,导致战斗失利。后来来了一个大机关作战科长出身的姜大伟,他把全团推到了一个“知耻后勇”的境地,在新开岭战役中,他把地雷埋在敌人进攻的前沿,也埋在自己的退路上,真正是破釜沉舟。新开岭战役让第37团增强了自信,找回了主力部队的荣誉感。到了塔山阻击战,虽然还是打防御,但战术专家姜大伟预感到,他的白台山防御阵地将有空前恶战,仅靠现有兵力和装备是不够的。于是几年来赵秀英一直舍不得扔的破炮筒子,从日军仓库里搜到的地雷、用地雷火药制成的炸药包、战场上捡来的两拐子电话线……所有能够帮助防御的作战资源,都纳入姜团长的视野,包括泥土和石头。他在小小的白台山构筑了一个土洋结合的防御阵地,仅有的炮火放在对敌致命一击的时刻,运动战、阵地战、游击战、穿插、迂回、潜伏……这些战术被他运用得出神入化。终于,这支部队浴火重生,以崭新的面貌,带着新的番号汇入东北野战军的洪流,踏上了入关南下的征程。

从宏观上讲,所有的战争故事都是大同小异,一个“大”字,囊括了战争背景、战争过程、战争目的和战争结局。一个“小”字,则往往是战场局部、过程片段、部队分支、个体的情感命运……除了这些“大处着眼、小处下手”的基本原则,《远去的白马》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,就是小中见奇、奇中见巧。几乎每一个人物、每一个故事、甚至每一个物件的出现,都带有传奇性。赵秀英是个奇人,她不同于我们,在其他文艺作品里见到过的任何一个支前民工形象,也不同于人们印象中的“胶东大姐”形象。刘抗敌、刘德文、姜大伟、欧阳政委也是奇人,处事风格不同,作战各有绝活,在司空见惯的英雄形象中,他们因为不同寻常而焕然一新。但是,在读完作品之后我们又会发现,他们并没有因为传奇性而失

真,传奇性的合理性是靠艺术的真实性支撑的。所有的传奇,较之战争生活的真实,都不足以让我们大惊小怪。战争的隧道有多深,就有多少传奇,我们远远没有写够、也没有写好战争传奇,只能说,《远去的白马》又往深处走了一步。

北上的前夕,分区独立团的团长为了留住赵秀英这个能干的地方女干部,特意给她发了一身宽大的军装。阴差阳错,她穿着这身军装,成为两个抗战英雄心目中的女神,并被司令员二话不说就赶到北上队伍,让她成为一支部队的重要援军,成为非军非民、离不开战场、回不了故乡、找不回丈夫、见不到孩子、摆不脱“婆婆”的“女汉子”。还有她在战场上捡到的老白马、她打扫战场时扛回来的破炮筒子、从死人堆里淘出来的电话传输机等。这些破烂在姜团长手里,无不化腐朽为神奇,成为战士们手中的利器,为这支部队由弱到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它们的存在也从一个方面揭示了一个道理,战争制胜不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,不仅需要用兵如神,一个高明的指挥员,还要善于因地制宜、因时制宜、物尽其用。

小说读到中间,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几句话:写好军事题材小说的前提是要有深厚的军史知识,要有丰富的军事常识,要有深刻的战争生活体验。作者的从军和参战经验在写作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,比如战场布局、战斗态势、建制装备、战术技术等,能够写得活灵活现并符合逻辑。当然,最重要的前提还是会写小说。军旅小说家要有壮怀激烈的英雄理想,也要有悲天悯人的生命关怀,要有设计结构的宏观视野,还要有编织人物关系的“建筑手艺”,以及对于战争、战斗、战场的直观俯仰和对战争中人内心进行深度体察的能力。

最后,不得不说说作者本人了。20世纪70年代初,到广西前线参加边境作战的时候,我是一名新兵。战争结束后,我被抽调到军部创作组写报告文学《炮兵英雄王聚华》,那时候就知道有个作家朱秀海,写了一个报告文学《河那边升起一颗星》,在参战部队中反响很大。从那时候起,朱秀海就是我心上的榜样。若干年后,又读到他的《穿越死亡》和《音乐会》等,感觉这是一个始终高举英雄主义旗帜、致力于纯粹书写的军旅文学作家。阅读《远去的白马》过程中,我的脑海不断闪现40年前的一幕,想象那时候的朱秀海,和我一样守候在热带雨林潮湿的猫耳洞里,眺望撕裂夜空的曳光弹雨,聆听山峦之间和江河上空发出来的轰鸣,一股英雄气拔地而起,扑面而来。有一点我们是相同的,我们都是上过战场的军人,而且都是两次。第二次参战也是在西南边境,他是上级派到作战部队的专业作家,我是侦察大队的一名排长,那一年多的战争生活体验,让我们都增加了军事文学创作的自信。或许,从那时候开始,在作者的心里,《远去的白马》已经从遥远的天穹下面驰骋而来。



新书评介

书海淘金,撷取珠玑

由北京日报理论部主编的《赶考》(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)一书,生动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净化、自我提升、自我革新的历史进程。

回顾73年前,在西柏坡低矮的民房、简陋的窑洞中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共和国勋亲自运筹帷幄,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新中国成立的坚实基础。1949年3月,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胜利召开,一个浑厚有力的声音,留下了永载史册的警示之言:“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、谨慎、不骄、不躁的作风,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”。“两个务必”思想,始终激励着全党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。

《赶考》正是“两个务必”被时刻铭记的证明,该作品全方位体现了“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”这个论断的深刻内涵。

1949年3月23日上午,这是一个被历史铭记的日子,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即将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。临行前,毛泽东对周恩来说,今天是进京的日子,进京“赶考”去。周恩来说,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,不要退回来。话语掷地有声,鲜明地表达了共产党人在胜利面前的敏锐警觉和清醒忧患。

从《赶考》中,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,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。这也正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、守住初心的底气所在。

从《赶考》中,我看到了“得民心者得天下,失民心者失天下”这个历经无数验证的真理。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以刮骨疗毒、壮士断腕的勇气对待自身存在的问题。走向新的征程,必须坚守理想信念这个“总开关”“总闸门”,艰苦奋斗,接续奋斗,不谋私利,一心为民,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。

从《赶考》中,我看到了正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,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,凝聚起十四亿中国人民的磅礴伟力,让我们在面对自然灾害、新冠疫情、世界变局的风云动荡时有足够的底气从容应对,行稳致远。

忆往昔峥嵘岁月,观今朝前程似

初心如磐

■王新桐

砥砺前行

锦。从西柏坡到天安门,中国共产党步步走出的征程波澜壮阔,在新的“赶考”之路上,我们也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时代辉煌、铸就新的历史伟业。

《赶考》中传递的力量始终激励着我们把廉洁自律、克己奉公刻在心上,融在血脉、扛在肩上,不负时代,不负韶华。站在“两个一百年”的历史交汇点上,重温那些赶考岁月,激励我们初心如磐,砥砺前行。

《“气墨灵象”艺术论》出版

■郑 艺 何友文

艺术评论家吕国英原创艺术新论《“气墨灵象”艺术论》日前由中国商务出版社出版。

这部原创艺术新论,直面现实文艺的纷繁诸象,探研文艺事业的演进发展规律、艺术哲学的时代精神与多维审美境界的建构。该作品提出诸多新观点、新命题,具有原创性、体系性与前瞻性,颇具正能量与积极意义。原创独辟、体系完整、立意高远,是该论的突出特质与学术品格。

《“气墨灵象”艺术论》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启承于经典文论与艺术哲学,眺瞻与认知高维之美。“气墨灵象”是本论的核心概念,也是本论的灵魂。作者提出“气墨”是“墨”的“灵象”,“灵象”是“象”的“气墨”,“气墨灵象”相辅相成,

完美臻臻,为研究具有中国气派的艺术理论范畴开辟了新的视角。

2021年12月25日,来自文化艺术界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、艺术家相聚一堂,就该论基本立论、学术特质、前瞻意义进行研讨,结合当下文艺领域面临的挑战与艺术创作实践等敞开思想、各抒己见。

与会专家认为,该作品在对接艺术创作、助推精品力作、融入多维传播、扩展受众群体方面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与建议。该论著的出版,对于通过艺术评论更好地推动艺术创作,坚定广大艺术工作者的文化自觉、文化自信具有积极促进作用,是一部传承中华美学精神、开拓新的美学认知、创造新的审美范畴的艺术理论专著。

把书读出味道

■战鹏飞

凡的世界”,从少年、青年一直到中年,我不知读了多少遍,至今连自己也数不清了,书的主旨、内涵及人物形象早已牢牢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了。

“书犹药也,善读可以医愚。”把书读透,人生就是另一番景象,另一种境界。读书是立身做人的必要条件之一,每一个高贵的灵魂都需要用学识来滋养。如果书读不透,怎么能穿越时空,在书中领略李白的潇洒,感受苏轼的豪放,思索鲁迅的冷峻深邃,体会冰心的意切情长?如果书读不透,何以使灵魂得到洗礼,思想得到升华,寻找心灵的平和与精神的慰藉?

宋代大儒朱熹有“熟读精思”的读书理念。只有熟读,书上的语句才能像是出于自己的嘴,书中所讲的道理,才能像是源于自己心中。这样的读书才有味道,才会有大的收获。我常常有这样的体会,熟读某一本书后,哪怕是放

下书本良久,外出旅游观光,或是回家放松休息,胸中仍然时不时会有一股浓浓的书香弥漫。

其实,有些好书虽然短,但要悟得其中的深刻内涵却需很多时日,甚至要一辈子。西汉辕固生学习研究《诗经》,很有心得。路温舒用一生的时光精读《春秋》经义。宋朝宰相赵普一部《论语》不离手,反复读,经常读,并以其透彻的理解应用于为官辅政。古代文人、学者之所以在事业、学问上取得成就,都是把书读透,才达到知识渊博、学问深厚的境界。读书,关键是“透”。

前人的读书方法值得后人借鉴。读书就是要集中精力,尽心熟读,时间久了,心中的经典就能透出智慧的光芒。只有熟读精思,吃透其中的精神,发掘其中的宝藏,悟透其中的奥妙,精通其中的要旨,我们才会真正做到学有所成。



读 书 生 活

阅读,照进心灵的阳光

翻开书架上的藏书,不经意间发现,三十几年时光里,自己熟读了百余本经典图书,有的甚至读了六七遍、十几遍。我觉得,读书要达到精通的程度,就必须反复学,把一本书读透,直至读出浓厚的味道来,才能有真收获。

有的人读书囫圇吞枣,有的人读书细嚼慢咽。我一直认为,读书重要的不仅是数量,还要真正地读懂、读透。唯有细嚼慢咽,才能把书读透,咀嚼消化,全面吸收。一本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从中学读到大学,再从基层读到机关,我至少读了十几遍,而且每次都能读出新意、读出新的收获,光笔记就记有好几本。一本《平



迷彩书屋

长征

视觉阅读·古堡浪涛

第5370期

高铭泽撰